

绝壁上的音符

文/李沅哲

阳光穿透云层,风雨拂过山谷时,总能听见五月天的《将军令》回荡在雾气缭绕的云崖之间。身上的安全绳,像一条脐带,将我同崖壁上的绳索环环相扣。耳边响起的鼓点,似乎并非来自浑厚的音响,倒像是我们每一个攀岩者,在天气变奏中弹奏的山谷回响。

在一次青年入乡实践中,我第一次体验了飞拉达。虽说也是年轻人,但这种极限类运动,一般是不大会轻易尝试的。可是,生命中总存在一些偶然,牵引着你去亲历“无心插柳”的奇妙之旅。

绝壁咖啡,这个名字一看就很有挑战性。它不是你路过街角咖啡店,被它个性的装修风格吸引,决定坐下来喝一杯的散漫随性,也不是你从手机菜单中外卖一杯咖啡的高效精准。而是要经过一番与自己意志的较量,才能品尝到的咖啡,这是一杯属于勇敢者的咖啡。

这里原本是一座废弃矿山,因为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,经过一番改造重新焕发新机,成为年轻人竞相打卡的文旅点。

到达山顶的绝壁咖啡,需要穿越一段江南大冰洞。溶洞结满厚冰,这些晶莹的冰柱、冰瀑,在彩灯的照射下如梦似幻,宛如美轮美奂的水晶宫。零下6℃,即使是在夏天,也令人觉得冷飕飕。这“地下宫殿”虽说清凉,但要上去并不容易,最终需要走过一条狭窄、螺旋上升的石头阶梯,洞穴很陡峭,需要扶着墙慢慢走,还要防止头顶触碰到石头,被磕得生疼,走完这条蜿蜒的山洞,其实已经有同伴放弃去往绝壁。当我气喘吁吁地钻出顶洞,发现被一片蓝色的天池包围时,顿时觉得像鱼有了水,大鱼遇到了海底天空。此时,山在脚下,天空映在瑶台云水,仿佛也在脚下。

穿过一段七彩山路,“空中五线谱”在游动的树影中若隐若现,悬挑露台一步步清晰。飘过细雨的山顶骤然放晴,突然就有了挑战绝壁的想法,我的一句“来都来了”得到几位同行友人的应允。

在引导员的帮助下,我们先后穿上了装备,探入崖壁。一开始,我如同被束缚了手脚一般,小心翼翼地贴着岩壁,摸索着绳索前进,每经过一处拐点,都需腾出一只手,从上一端解开锁扣,紧接着在下端套上,每一次移动锁扣,脚步都要去探寻下一个支点。尽管过程惊险,但我屏住呼吸,双眼只盯住脚下一步步的腾挪,手臂只专注于锁扣一挪一移的节奏时,身体的战栗竟悄然平复了。原来内心这只名曰“恐惧”的猛兽,只是被我们顾盼四望的惶恐所喂养。当你凝神于脚下的慢动作,这只庞然巨兽便失了威风。

攀行到半程,经过崖壁上的一座红木屋,屋身由两侧巨石紧紧相夹,屋子俨然从崖壁中生长出来的似的。屋外平伸出一个悬空的露台,正对着不远处的青山,谷底的田野,曲折的栈道。此时此刻,没有什么比在悬崖上慢悠悠地吹着风更能放松紧绷的神经了。

正当我们想停下来歇歇脚时,一个声音从头顶上方传来——“要不我们就在这里,用绳索把咖啡吊下去。等会儿我们把音响打开,听场音乐会。”——声音来自绝壁咖啡的老板老洪。老洪是一位60后,从他热心帮拍照,到指导穿装备,再到绝壁慢行,老洪几乎时时刻刻关注着大家的整体体验,这种对攀岩安全的把控,像是出于一种专业本能,更是一种理解年轻人,主动拥抱年轻人的热血心态。

我们坐在峭壁的屋檐下,享受着胜利的战果——绝壁咖啡。咖啡

香气缭绕,它从高处一步步走下,当它缓缓地渗入胃中,周身紧绷的神经仿佛松绑,渺渺的音乐飘向山谷深处,丝丝缕缕,恍如天外。

不一会儿,天空骤然阴沉,转瞬之间豆大的雨点砸向平台,一时间,才放松的心情又悬了起来,只怕这骤雨将人困在凌空险峻的半途。正当我跃跃欲试再出发时,一旁同伴看出我的不安,说坐下来听会儿雨吧!这时,栈道上的同伴也发来天气预报消息,说半小时后就能上来。

混沌的天地之间,远山顷刻间如泼了墨的宣纸,云雾上下茫茫,在山脊的层叠处加重了着色,渐渐地氤氲成一片迷蒙。不一会儿,远山在烟雨里丰富饱满起来,深深浅浅,变幻莫测,如同浅墨点染的烟岚在云中飘荡。雨中景致,一步步惊艳,算得悬崖冒险“意外之喜”。

风雨裹挟着伴奏,飘荡在天地间,整座山谷如露天的音乐厅。斜望前方,看见一位同伴正奋力在滂沱大雨中前行,他一寸寸向上挪移,直至穿行一道绳索构成的平行线,我们不禁为他感到紧张,这悲壮前行的背影,宛如苍茫雨幕中的一抹倔强。此时,才觉那句“不盼、不求、不等,将军或英雄”唱得正是此刻。

再出发时,雨已收束,天空澄明,阳光洗过的岩壁亮得晃眼。此时,崖壁间行走仅剩两人,湿滑的钢索让脚步走得更慢,远处近处的同伴互相

配合与提醒。我在天清气朗中前行,锁扣的声响在雨后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脆,仿佛每一步都叩响一个新的音符,而悬挑露台喝咖啡的停驻,则是命运偶然赏赐的一个休止符。

人生正是凭借着这微小的停歇,才得以确认自身,绝壁之上止念听雨,不失为一种心态的调整。对面山岩守望的友人、每一个攀岩者,各自悬于不同的高度,就像散落在五线谱上的音符。有人困在阴翳里作行或止的挣扎,有人拥抱风雨,有人沐着晴光行进,各自应和着属于自己那一段命运的节拍。就像谷底送来断续的歌声:“你相信什么,你执着什么,你就是什么!”(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)

白露为邮

文/周基云

白露来了。悄无声息地来,像邮差递出的一枚季节邮戳,轻轻盖在天地之间。这邮戳是细碎的、弥漫的,满溢在大地上,更藏着极清极净的露——凝在草叶上,缀在瓦檐边,沾在桥栏杆上,又浮在晨起的空气里。人们晨起推窗,忽觉一阵凉意,才知白露这“不速之客”已在门外停驻。

“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。”大抵就是这清露的手笔吧。它既非雨,也非雪,介于水汽与霜华之间,徘徊在夏末与秋深之际。比雨轻,比霜薄,偏又比二者多了几分清冷意味。夜气沉降,遇物而凝,遂成此状。古人云“白露为霜”,其实白露与霜尚有差别:大抵霜更冷峻,白露却多了几分温文尔雅。像秋日写给大地的第一封短笺,笔痕清浅,意味却深长。

白露之后早起,见院中石榴树已挂了几个红裂的果实,露水缀在裂开的籽上,如珠宝铺里陈放的红宝石,裹着层透明的包浆。草间的蛛网上也缀满了露,排得齐整,倒像匠人精心穿成的珠帘。用手轻试草尖,凉润的触感倏忽而来,那枚“邮戳”竟悄悄盖在了手上。最妙的是那些少有人走的土径,露水覆在上面,远望竟如薄雪,近看却在鞋底无声无息化开。这般景致,若非早起之人,是无缘得见的。朝阳初升,洒在露上,点点滴滴,晶莹剔透,摄人心神。虽夺目却短暂,转瞬便蒸腾而去。正因这短暂,才更显珍贵。

民间还有收集清露的习俗:把白露日的露收集起来,用来擦眼明目。据说清乾隆皇帝驻蹕圆明园时,曾命人采撷园中新秋荷叶上的露,烹制“荷露茶”。《红楼梦》里“冷香丸”的制作,也借了露水的造化之功——薛宝钗自胎里便带了种热毒怪病,经一道士指点,要制一味“冷香丸”来治。制作时,需将白牡丹花、白荷花、白芙蓉花、白梅花的花蕊各取若干研末,再用同年雨水节的雨、白露节的露、霜降节的霜、小雪节的雪各十二两,拌上蜂蜜、白糖等调和,制成龙眼大的丸药服用。

白露之于四季,犹如中年之于人生。既无少年时的燥热,又未至暮年时的寒凉,只是平和地、清醒地存在着。它不像春雨那般喧嚷招摇,也不似冬雪那样凛冽逼人,只默默地来,又默默地去,在人未察觉时,已完成了一次季节的交替。立秋未觉秋,处暑仍在暑,倒是到了白露,才真正感到秋已登堂入室。暑气全消,人心也随之平静,仿佛一切躁动都被那清凉的露洗去了。

人们常说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凉一夜”,这凉意从不是突如其来的,而是渐进的——如同人生阅历的积累,一日比一日明晓通达。白露时节,天空格外高远,云彩也分外疏阔,人心亦当如是:清明、开阖,化繁就简,云淡风轻。

天地以白露为邮戳,寄来秋的信笺。这信笺上无字,万物却都懂其意:蝉声渐杳,雁阵初现,草木也换了颜色。人生在世,亦当如这白露节气,明时序,知进退,不慌不忙地走自己的路。

白露也在提醒我们:韶华易逝,人生苦短,脆弱与无常本是自然的节律。当珍惜生命里的每一个瞬间,活在当下,顺势而为,活出人生的价值。